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（第十季）大型征文

有一年淮河大水，寿县古城被困在洪水里，水一直涨到城门口。城里人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街面上连一汪积水都没有，还有人坐在城墙上洗脚。

这不是传说。1954年和1991年两次大水，都是这样。一座九百多年的古城，泡在水里愣是不进水，靠的不是墙有多厚，靠的是它会“呼吸”。

今天的寿县古城墙，主体是宋代修的，一圈7147米。但这座城的岁数远不止九百多年。楚考烈王二十二年（公元前241年），楚国把都城迁到这里，寿春做了楚国最后一座都城。后来秦设九江郡，西汉置淮南国，刘安就在这片地方招门客、著《淮南子》。宋代修城，不是空地上起新城，脚下是一座攒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人间烟火。

一、为什么宋代非要重建这座城

八公山在北，淝水在侧。这样的地形，注定寿春是江淮之间的咽喉。南宋时期，淮河长期是宋金、宋蒙对峙的前线，战事一年接一年。南北政权在此反复拉锯，烽烟和水患轮流上阵，没安生过。

另一头是水。淮河流域地势本来就低，一到汛期河水暴涨，洪水是年年要防。要挡兵，城墙得结实；要防水，城里得有排涝的路子。这两件事凑在一起，就成了宋代重建寿春城的直接原因。

宋人不是白手起家。楚国留下的城址，汉代的淮南国都、历代反复修过的旧城圈，都是他们的底子。但老底子解决不了新问题，宋代的水患比过去凶，仗也比过去密，旧的城垣挡不住，只能重筑。

北宋时寿春城池开始营建，到南宋，朝廷大规模重筑扩建，主持工程的是建康都统许俊。城墙的做法是夯土为芯、外面包砌砖石，砖石缝里填的是糯米石灰浆，黏得牢，抗冲刷，比单纯砌砖强得多。城墙总共7147米，墙身高厚，四面各开一门，每座门外都加了一道瓮城。

瓮城第一眼是为了打。敌军破了外门，还得进这个半圆形的圈里，三面挨打，进不了城。可它同时也在防水：洪水漫进瓮城，得转弯绕行才能摸到内门，冲劲被泄掉一大半。寿县东、西、北三门的瓮城，外门都特意偏离中轴线，也是这个道理，把来势凶猛的直线冲击，改成瓮城里的回旋涡流。

这一时期的寿春，不单单是边防重镇，更带来了文化和科技的高光时

刻，南寿春与北寿春并存，赵匡胤困南唐的故事在这里流传，“赵家天子吕家相”说的是吕氏一门在两宋政坛的分量，爱国诗人陆游出生在淮之涓，寿春府内的兵营里也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支突火枪，世界热兵器时代从这里开始。

也正因为既要挡兵、又要挡洪，还得让人在城里过日子，寿春城的营建从一开始就不是“筑墙守城”那么简单。

墙修起来，城外的洪水挡住了。新问题跟着来了，城门一关，城内下的暴雨排不出去，全闷在城里。城墙挡了外水，城里的水往哪儿走。

宋人在规划阶段就想到这一层。治水不能光堵外头，城里的水得有一条完整的出路。整套水系按“先蓄、后导、再排”来做，依托城内地势，把水塘、明沟、暗沟串成一张网。

城里的地本来就有高有低。营建的人专挑低洼处挖水塘，当蓄水的地方用。暴雨来了，水顺着地势往塘里汇，塘先按下这波急雨，削掉洪峰，不让水一下子全涌进沟渠造成漫溢。塘和塘之间是连通的，一处蓄满了，多的水顺着连通的水道流到下一处，一层层分担。几个塘联动起来，水汇集的速度就慢下来，给后面的排水留出工夫。

塘装不下的，进沟渠。沟渠分明沟和暗沟，明沟露在地上，好看查、好清理；暗沟压在石板底下，藏在街巷里，不占道。整条沟渠顺着地势往北低下去，把水一点点引向城北。水位过了沟眼，水就分岔汇进内城河，内城河是城里最大的输水通道，把各路积水收拢到城北的涵口，等机会往外排。

这套安排有个前提，不硬改地形。有水的水走法，拦得越死，祸事越大，不如事先给它留一条畅通的路。水塘存水，沟渠输水，内城河汇集，一段接一段，最后送到涵口。当然，沟渠得常年打理，淤泥一积，过水断面就小，水流就慢。所以古人立了规矩，洪水一退，人要下去清淤、检修。清沟、查闸、补墙，是这座城每年都少不了的活。

二、月坝与T形木塞，不用人守的单向门

涵口是整座城排水系统的咽喉。城里的水最后从这里出去，可这里也是城外洪水最容易倒灌进来的地方。

宋代修城时，涵口的做法还比较简单。明代以前，寿县城涵与一般涵洞没什么区别，平地设涵，一头通城墙之下直达城外，一头接内城河。这样的涵洞顶不住连年洪水，紧要关头常被城内积水吞没、冲毁，闸门启闭一旦失

控，外水就会倒灌入城。到明万历年年（1573年），知州杨洞出手修涵洞，作泄水之用，水大时则紧闭，以防外水浸灌。东北、西北两处，就是今天还存着的那两座。

真正的改造，要等到清代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知州刘煥重修城墙、续修涵洞，并创建月坝，这是后人在反复吃过洪水的亏之后，把宋人那套“涵口控水”的思路重新琢磨了一遍，做出的升级。说白了，宋代留下了“水从哪里出去”的问题，明代修出了涵洞这个通道，清代才把守住这个通道的装置造出来。一项工程，三代人接力才成形。

所谓月坝，是以城内涵段的转角角顶为圆心，向上砌起一座砖石结构的圆筒状坝墙，直径7.7米，壁厚0.5米，高与城墙齐平，周围再围护厚实的堤坡，远远看去像个小山包。它在涵口上方，把涵洞整个罩住。这个设计一下子解决了几个老毛病，涵洞被保护起来，不再被内河积水淹没；坝内砌着石阶，一路下到闸沟，工匠和百姓随时可以进坝查看石板、清淤，启闭闸门，哪怕洪水期间也能下去操作；站在坝里，怕洪水期间的高低一眼就能比较出来。

最巧的是涵沟里那个T形木塞。木塞小头朝城里，大头朝城外，顺着涵洞放着，只能沿涵洞前后移动，不钉死。它靠的是两侧的水位差。

城里水位比城外河水位高的时候，打开内闸，城里积水的水压推着木塞往外走，涵口开了，积水顺利排出去。这时候不去人为拦它，该出的水就让它出去。

汛期一来，外河水位涨得快，一旦高过城内水位，外头的水压就压到木塞大头上了。水位越高，压得越紧，木塞死死顶抵在涵口的基座上，缝隙自动收紧，把涵洞封住。它像一扇单向阀门，只许城里的水出去，城外的洪水进不来。不用人下水顶着木塞堵口，也不用专人盯着水位，涵口内外的水位差自己会调。就算水位涨落很急，它响应得也快，这恰好补上了人工值守反应慢的短处，不至于因为人手脚慢了半步，水就倒灌进来。

这两座月坝后来有了名字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重修时，东、西两坝分别立了石刻，一块写着“崇墉障流”，一块写着“金汤巩固”。八个字立在坝墙上，等于给这套装置写了一句评语，墙够高，水挡得住。自明嘉靖四十五年大水“坏城”之后，无论洪水怎么涨，寿州城再没被灌过，从此有了“铁打的寿州城”的名声。

三、这座城是怎么想事情的

很多古城修墙，思路是把水隔在外面，一味堵。寿春不是这个路子。先给水留出路，疏导、调蓄、封堵三样配着用，顺着水的性子来。

整条防线是分层设的。高大城墙和护城石堤先扛正面冲击；洪水真到了城门，瓮城让它拐个弯，泄掉水势；城里水塘接住暴雨，放缓汇水速度；明沟暗沟把水导走，汇进内城河；最后是月坝护住涵洞，T形木塞守住倒灌的口子。一层接一层，谁也不是孤立的。

防御和水利，在这座城上是同一套东西。城墙、瓮城，战时挡兵，汛期挡水；沟渠水塘，平时涵养水土、改善城里环境，战时还能给守城的人供水。设计的人没把这两件事拆开看，一座建筑就担了好几样差事。

工程好不好，还得看后面养不养。再好的水利设施，淤了、失修了，照样废掉。古人在这上头很上心，洪水退下去就下闸沟清淤，看涵口石板有没有开裂，闸门卡不卡，墙有没有坏。清淤、检修、补墙，一年年坚持，这座城才能在一次次洪水过后照常运转。寿县城墙从明到清，大修小修就近三十次，正是这么一代代维护下来，这套系统才能一直用到现在。

7147米的寿县古城墙立在那儿，青砖斑驳。它见过陆游写诗，见过突火枪第一次喷出火舌，也见过“赵家天子吕家相”那一段智慧。烽火早散了，古人修城的心思，还留在城墙、水塘、涵洞和木塞里。

今天的水闸靠电力、靠机械。寿县这套系统靠的是地势、砖石、木头和水压，一样实现了自动的单向控水，一样做到了蓄排结合。它不跟洪水硬碰，先疏导，蓄和堵陪着用。

回头再看“会呼吸”这三个字，意思就具体了，也就是水进得来，也出得去；该蓄的时候蓄得住，该排的时候排得掉；外头的洪水被挡在城墙和瓮城之外，城里的雨水顺着塘、沟、河、涵一路走出去。一座不憋气的城，才能在水患和战火的夹缝里活过九百多年。“筛子地”的名声不是夸张，是这套系统一天一天干出来的。

寿春城不是一圈砖墙那么简单。它是一份还活着的古代工程样本，军事、水利、城市营造在这上面合到一处。八公山还在，淝水照旧流。这座会呼吸的古城留下的道理其实朴素，防御不等于硬扛，摸清水往哪儿走，顺着它来，才能站得住。

淮上十思（下）

——知行之镜

程晋金

六、时苗——知行合一，行而守其廉

东汉末年，时苗赴寿春为令。

时苗，钜鹿人，约建安中期受曹操举荐出任寿春令。赴任之时，“乘薄囊车，黄犂牛，布被囊”，牛车简陋，行囊朴素。居官一年有余，母牛产下小牛。离任之际，时苗只带走母牛，执意留下牛犊，对主簿说：“令来时本无此犊，犊是淮南所生有也。”

属吏劝道：“六畜不识义，自当随母。”时苗不为所动。时人或以为刻意求名，而其清介之名由此播于天下。后世寿州建有留犊祠，留存留犊池，成为江淮廉吏的文化符号。明代寿州主事董豫题诗赞曰：“去任无惭到任时，独留一犊饮斯池。廉名不特当时重，遗爱能令去后思。”

孙叔敖治水，功在天地；时苗守廉，功在方寸。

七、苻坚——知其数，不知其势

数百年后，淝水之畔，北方帝王苻坚挥师南下。

前秦皇帝苻坚统一北方，率大军南下，意图吞并东晋。兵临寿阳城，“登寿阳城望之，见晋兵部阵严整，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，皆以为晋兵”，回头对苻融叹：“此亦勍敌也，何谓少乎！”“草木皆兵”典出于此。

苻坚并非无知，他知晓双方兵力数字，却看不清战争大势；见晋军阵严，却低估江东军心；坐拥百万之众，却忽略大军多为各族新附，人心离散；只看见兵力优势，不见战场上瞬息万变的风险。

淝水一战，苻坚应晋军之请，令军队后撤，待晋军渡水决战。秦军一退而不可复止，全线崩溃。苻坚之败，是知表象而不知大势，属于不知而行。

八、谢玄——知而行，行而能胜

苻坚对面的统帅，是东晋前锋都督谢玄。

谢玄，字幼度，谢安之侄。《晋书·谢玄传》载其“少颖悟”。成年后“有经国才略，屡辟不起”，直至苻坚强盛，边境告警，谢安举荐谢玄北御强敌。

淝水之战，谢玄所部仅八万，对阵前秦大军。他知秦军虽多，却军心不齐；知大军后撤极易引发指挥失控。遣使对苻融提议：远道而来，临水列阵，难以速战，愿秦军稍退，使晋军渡河决战。苻坚中计，下令后撤。秦军阵脚松动，谢玄即刻率精锐渡水，乘乱突击，大破秦军。

谢玄洞悉敌我形势，谋定而后动，是知行相契、临机决胜的典范。

九、刘仁瞻——知忠而行忠

又过五百年，五代，寿州城下，南唐守将刘仁瞻立于城头。

刘仁瞻，字守惠，彭城人，南唐清淮军节度使，镇守寿州。后周世宗柴荣亲征，重兵围城，展开长达一年多的攻防。

刘仁瞻深知国力悬殊，寿州终难久守；他也清楚，若开城归降，可保全性命。

□散 文

如果你也抬头看树

李振秀

早晨，在寿春公园小树林处，捡拾几枚木瓜。入秋了，贴近草坪和步道附近的木瓜树叶黄了不少，风一吹，簌簌而落。叶一落，原本藏在树叶里的木瓜藏不住了，露出黄金小脸，摇荡在枝头。江淮之间的植物颜色，由水分温度配比而定，到了秋天，水分慢慢退场，早晚有了温差，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，木瓜成了自由落体，“噗噗噗”落在铺满落叶的地面，候着过来过往的路人。

喜欢抬头看天的人，容易看到天空下的树木。搬入新城区不久，寿春公园也投入使用。某次，我在抬头看天的时候遇到这片木瓜林，久久地瞧，挪不开眼睛，诗经上的木瓜就这样走下典籍，出现在我眼前。我用歌声来吟诵《诗经·木瓜》：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投我以李子，报之以琼玖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一枚木瓜把人世间美好的情感具象化，从先秦开始一直抒情至现代。那天，刚好有几个妇女在摘木瓜，木瓜黄透青，晒着西斜的太阳，站在高高的树荫旁，俯瞰着来摘它们的人。她们自然够不着，拿小竹竿敲打，木瓜被打落下来，青的跌落地上，皮破了，黄的硬如石子，发出“当当”的声音。我心里在为这些木瓜叫疼，还没有完全成熟，才青黄相接，就“惨遭毒手”了。路过时，不由打量起这群打木瓜的妇女，她们行为有些粗暴，破坏了我心中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”的美好想象。

其中有个妇女叫素琴，五十出头，在春天，她摘过信息学院围墙攀爬的蔷薇花苞，我记住了她。四月的蔷薇，刚刚含苞，将开未开，春景的重要选手刚刚登场，就生被揪。她黑粗的大手正在蔷薇上翻飞，我见状，叹了口气：“蔷薇好不容易熬过寒冬，马上就要开花了，摘它干啥？还摘这么多！”淡粉的蔷薇花苞快装满她拿着的白色塑料袋。旁边的一个姑娘打岔道：“素琴，管闲事的来了，我们走吧！”这个家

但他选择尽忠死守。周世宗百计攻城，自正月至四月，久攻不下。南唐援兵屡败，主帅李景达不许他出城决战，刘仁瞻愤慨成疾。

其子刘崇谏趁夜私渡淮水，密谋投降，被守军抓获。刘仁瞻下令处斩。监军周廷构哭于中门营救，仁瞻不许；又求救于刘夫人，夫人亦言：“妾于崇谏非不爱也，然军令不可私，名节不可亏；若贷之，则刘氏为不忠之门，妾与公何面目见将士乎！”将士见此，无不感泣，愿以死守城。

其后刘仁瞻病重昏迷，副使孙羽假借仁瞻名义献城。周世宗命人将卧病的刘仁瞻抬至帐前，嗟叹良久，赐玉带御马，令人城养病，当日仁瞻辞世。周世宗下诏褒扬：“刘仁瞻尽忠所事，抗节无亏，前代名臣，凡人可比！”“政清淮军为忠主节，旌表其节。

刘仁瞻明知结局，依然守节赴难，是知忠而行忠。

十、曾致尧——知廉而行，行而人民心

时序转入北宋，最后一位登场者，是寿州知州曾致尧。

曾致尧，字正臣，江西南丰人，唐宋八大家曾巩之祖父。真宗朝知寿州。寿州近京师，富商大贾交结朝中权贵，地方难治。曾致尧到任，“性刚率，好言事”，不畏豪强。欧阳修《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》记载：“公居岁余，诸豪敛手，莫敢犯公法，人亦莫见其以何术而然也。”

无人看见他施用苛猛手段，地方豪强便不敢触犯法令。

离任一幕，最为动人。欧阳修记：“公于寿尤有惠爱，既去，寿人遮留数日，以一骑从二卒逃去，过他州，寿人犹有追之者。”这里的“逃”，不是畏罪遁走，而是为避免全城百姓苦苦挽留，仅带两名士卒，悄悄骑马出城。即便行至外州，仍有寿州百姓一路追随挽留。

搜刮民脂者，百姓盼其早去；碌碌无为者，百姓淡然相忘。唯有曾致尧这般惠民守正之官，才会让百姓不惜拦道、远追，苦苦挽留。

总览十人，十种知行。

孙叔敖树立知而行、利民兴邦的典范；下蔡威公揭示知而不开的困境；春申君、廉颇，各以决断之失、时运之困，写下知行的悲剧；苻坚与谢玄，在淝水烽烟中，以胜负映照知行的高下；刘安以一部《淮南子》，在思想层面阐发知行之道；时苗，以一头牛犊，守住清廉的方寸本心；刘仁瞻以孤城死守，诠释知忠践志；曾致尧，则以百姓遮道挽留，见证良吏知行入民心。

十人之中，无一人拥有完美无憾的答案。而他们的故事层层叠加，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主线：知而行，行而利民。恰如刘安在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所言：“居知所为，行知所知，事知所乘，动知所由，谓之道。”

淮河无言，万古奔流。它穿过下蔡古城，漫过寿春残垣，流过八公山脚，阅尽王朝起落。

流水不语。但这片土地记住了他们。



峰立云天

徐金陵

摄

霜降了，又是一年。

皖北平原上，雾比往常沉。我站在阜阳矿业工业广场边上，看天轮在晨雾里转。缆绳上凝了一层白霜，细细密密的。风从井口漫过来，凉飕飕往衣领里钻。庄稼收了，麦子种了，平原上光秃秃的，只剩杨树还挂着几片黄叶。

可地底下是另一番光景。

我跟着早班的工友们往井口走，罐笼开始下降，耳朵先是发胀，接着嗡嗡作响，灯光越来越稀，最后只剩罐笼里这一团亮。到了底，空气明显不一样了，热气扑面而来，混着水汽、煤尘和机油的味道。矿上的人都知道，霜降前后是井下最舒坦的时候，地面凉透了，凉风顺着巷道往里灌，干活不闷。可这“舒坦”两个字，你得到井底下走一趟，才知道是什么分量。

往工作面去的巷道很长，一趟走下来，后背的汗把衣服洒透了。岩壁上渗出的水珠子顺着锚索往下滴，滴进衣领里，激得人一哆嗦。

走到工作面，我看见了老汤。他是综采一开口的老工人，五十出头，脸黑，手粗，一开口嗓子是哑的。他正蹲在支架底下检查管路，听见脚步声，抬了一下头，又低下去。同行的人介绍我，他

□散 文

又是一年霜降

李 亮

摆摆手，说：“别站那儿，不安全，往后靠。”声音不大，但硬邦邦的，像煤壁。

我问他干了多少年了。他说：“三十多年了。”又说：“霜降这日子我记得清楚。头一年下降，就是霜降前后。那天上来，鼻子眼里全是黑的，洗了三遍澡，水还是浑的。回家媳妇给我盛了碗面，我端着碗就睡着了，面汤洒了一裤子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动了一下，没看清是不是在笑。

老汤有个规矩，最重的活他先上，最险的地方他先看。有一回工作面顶板破碎，研石往下掉，他把两个年轻人撵到后头，自己拎着工具去处理。队里人说他不要命，他说：“我干了一辈子煤矿，手熟，年轻人上去，我不放心。”

后来听说有段时间矿上搞工作面接替，任务紧，人手不够。老汤没吭声，连着上了二十多天。队里让他歇一天，他说：“活儿在那儿摆着，歇不踏实。”后来队里强制他休了两天，他回了一下趟，又回来了。问他家里咋样，他说：

“媳妇熊了我一顿，给我包了顿饺子，撵回来了。”

他说这些的时候，手没停，嘴也没停。检查完管路，他站起来，工作服前胸后背全是黑印子，膝盖处磨得发亮。腰上挂着工具袋，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，叮叮当当响。

“霜降一过，腰就提醒我了。”他说，又笑了一下。

我问他，井下这么苦，没想过换个活？他蹲下来，拿扳手紧了一颗罐丝，拧了两圈，试了试松紧，才开口：“唉啥？我啥也不会，会这个。”他用扳手指了指头顶的支架，指了指面前的煤壁，又指了指自己。“再说，这活总得有人干。”

他说得很平，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。

从工作面出来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老汤还蹲在那儿，光柱一晃一晃的，照着他弯腰的背影。煤尘在光柱里飘，细细碎碎的，落在他肩后，背上和安全帽上的划痕里。他蹲的姿势